

“抗疫”中的春之声

余盛珂 苗 馨

刊头书法 秦凯凯

“疫情的冬天终会过去,美好的春天一定如约而至。”

在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员工的心中,有一种信念就叫“春天”,即使在疫情防控最艰难的关头,仍坚定信念,初衷不改。上海建工安装集团领导班子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细化,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纷纷深入基层、各重点工地现场,实地调研检查项目防疫和复工复产情况,并为奋战在工地一线的建设者鼓劲,为工程建设把脉支招。

疫情下,上海建工安装集团所属的各基层单位上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汇聚合力,共同唱响一曲春之歌。

尤其是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上安物业公司,面对疫情,勇于攻坚克难;面对疫情,顽强奋战坚守一线,形成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面对疫情,淡然和从容中,尽一份心,尽一份力,给人以满满的感动。

在上安物业公司董事长丁世文的抗疫工作日志里,清晰地记载着那个吹响“集结号”的日子:2020年1月24日。

此时,上海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刚刚得到国家卫健委确认,“寒潮”的警报正在上海城市的上空尖利呼啸;此时,上海全部陆路道口开始执行“逢车必检、逐人筛查”规定,并且展开了航路、铁路、水路等入沪通道的查控疏导;此时,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人们已经进入了休假模式,毕竟已是大年三十,毕竟年味开始弥散开来。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像一次迎面而来的“寒潮”,

速冻了渐行渐近春天。

就在这一天,丁世文接到了不少业主的紧急电话,特别是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两大航空港来电,要求上安物业公司执行疫情防控期间的“特别维保任务”。

他知道“疫情十万火急,防控分秒必争”的重要性,但他也明白公司一时间必然面对的困局:就内部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来说,该放的员工已经放假,有些已经回了外地老家,维保人员缺口大;原有的工作场景、工作模式、工作量变化了,未知因素增加了,重新调整难度大。而外部条件同样不容乐观,不少材料供应商进入宅家模式后,物资的供应链断了;此外,在特殊情况下,原先应该由外包队伍配合完成的工作,因为外包队伍的不可能临时组建,而必须自主完成。而更加让他忧心忡忡的是,作为上安物业公司董事长,他首先必须做好员工的自身防护,而眼下各类防疫物品奇缺。

上安物业公司是产业链转型发展中的上海建工品牌。

十年来,上安物业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以物业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保养为特色,客服、保洁、保安等为一体的总集成服务商,除了紧紧依托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撑和独特的管理服务模式外,就是因为始终弘扬了一种敢于担当、勇于突破的精神。眼下,疫情来袭,重任当前,舍我其谁!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担当;强化风险意识,把应对疫情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强化底线思维,落实最严格的防控措施。

担当之中见本色。

当天,上安物业公司就全面启动了防疫相关工作:一是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提前预判突发事件;二是立刻截停员工休假模式;三是利用网络视频新媒体等形式,对一线员工开展专项防疫安全教育培训;四是利用多种渠道采购各类防护用品,做好员工自身防护;五是对承担物业和机电保障任务的六大办公基地,集中开展首次全面消毒和机电专项维保工作;六是调整运维模式,确保两大交通枢纽有序运行……

在一场疫情肆虐的“寒潮”里,上安物业公司吹响了“集结号”,吹响了出征的号角。

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上安物业公司员工快速响应公司的部署,以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以专业化的机电运行维护保障能力,在虹桥交通枢纽、浦东国际机场卫星厅、上海中心大厦等一大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机电物业管理项目保障中,走上了抗疫一线。

——上海中心大厦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来往人流较多。上安物业公司维保项目团队及时对空调箱过滤网进行更换和清洗,先后更换空调过滤网1163片,清洗滤网333片,对156台空调箱喷洒了消毒劑。

——医院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在上海建工医院,上安物业公司维保项目团队全员上岗,坚守岗位,每天定时对医院大楼的楼道、进出门岗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确保各区域内环境干净整洁,防止

交叉感染。同时,对医院内所有的机电设备,特别是电力、照明、空调等进行了检查维修,保证了疫情防控期间设施的正常使用。

——虹桥国际机场T1和T2航站楼是上海的重要窗口。为了保障T1、T2航站楼在疫情期间服务环境及旅客出入境的防疫要求,上安物业公司维保项目团队近250人首先在抗疫第一线:T1、T2项目负责人首先在指定位置布置安装固定留观、测温等区域的电源点位;T1项目配合检验检疫人员在出入口加装了16个测温电源插座点位,同时,配合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在留观用房加装了照明灯具及紫外线灯;T2项目在年初四接到虹桥机场T2航站楼现场防疫部署电源配套通知后,现场值班经理立即组织维修人员携带材料赶赴现场,并依据现场需求立即实施电源插座布线工作,仅用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到达层两个主通道共计4个测温点的电源插座新增铺设任务,确保当晚4个测温点顺利投入使用。年初六晚间,为了加强机场输入人员的安全管控,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机场方又紧急指令,立即在出发层入口新增测温点的电源安装。通过对现场点位的确认,项目部当晚就完成了7个入口的测温点电源安装工作,确保第二天开航后测温设备能立即投入使用。在疫情防控期间,根据业主方要求,虹桥枢纽项目部还对T1航站楼楼内空调运行模式进行了调整,采用全新风供暖运行,每日对楼内公共区域的12处回风口、26个空调机房的131个空调箱、污水总泵房、卫生间污水井进行消毒灭菌作业;对

VIP贵宾室及39间楼内办公用房的分体空调及VRV进行消毒。T2项目部每日两次对楼内公共区域的21处新风口进行消毒,每日一次对运行的144台空调箱进行消毒灭菌作业,以保障疫情期间航站楼内的服务环境及人员健康。

这是一次迎难而上的坚守,因为上安物业公司员工知道,他们运维的不仅是一个项目,更是疫情中萌动的“生机”。

三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助力复工复产,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也是抗击疫情“寒潮”,增添“春色”的必然之举。

2月10日(正月十七),是国家会展中心复工的日子。为了确保国家会展中心商、办正常运营,上安物业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立即在各工作群内召集未离沪人员准备上岗。消息一发,群里不断有人自告奋勇,“我有空,我来”“我家就在国展附近,不用乘坐公共交通,减少感染”……说心里话,没有人不怕被病毒感染,但比恐惧更加强大的是使命和责任,于是,纷纷提前返岗,开始进行空调设备和排水设施的检查和消毒。

将科技保障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最强战力,也成为智慧物业建设的战时体现:2月10日复工前夕,承担上海中心大厦机电运维保障的上安物业公司项目部,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通过非接触式的自动化数据采集,在大厦冷冻机房等区域,每天4次、每次历时约1.5个小时进行巡检。与此同时,项目部还重点对

空调系统进行了维护,及时更换了1727片空调过滤网,并对333片滤网、185台空调箱等进行了专项清洗和消毒。

“谋划有想法、动员有说法、解难有办法、落实有干法”,一切为了全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当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丁世文始终都在强调:只有更好地保护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抗击疫情。因为强化内部安全防护,正是保证队伍持续战斗力的“奠基石”。

直到今天,丁世文的耳畔还回响着“消毒液买到了”“防护服有了”“护目镜调配到了”的欣喜之声,那是在面临防疫物资严重缺乏之际,上安物业疫情防控工作小组调集全员工力量,发动身边所有资源,前往各大电商、门店抢购物资的一种情景,那是经过大家的努力,防疫物资逐步入库,足以确保一线员工自我防护的一种欣慰。这,同样也是一份成绩单;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上安物业实现了全部工作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截至目前,上海建工安装集团承建的已有近140个项目实现复工复产,其中上海市重大项目轨交14、15、18号线,中国第十届花卉博览会花博园及配套、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发银行总部大楼、上海浦东足球场等24个项目已全面复工,重大项目复工率达到95%。同时,在“全国化”区域市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四川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广西华谊甲醇装置等60多项工程也已有序复工。

疫情的冬天终会过去,美好的春天已经如约而至。

家的仪式感

陆 萍

说走就走。他难得主动,所以我立马从阳台上洒满阳光的毛垫上起来,整衣束带出发。就到闵行公园。我们去年野餐的地方。

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远看一阵轻云薄雾浮在半空,那种齐刷刷的直蹿劲,让整个花枝充满了力度。也让人醒目提神。

望着樱花盛开。好在还不是成片成片,这个公园没有将樱花成片成片地连着栽种,目的或许就是不让人晕眩吧。

但是即使是三三二二地分布各处,看着,也让人觉得有一种惬意,有种热烈,有种时不我待悲从中来的暗示,弥漫在空间。

高低适中。我们在半高坡上安下了“家”。风大,有树木可以阻挡分散了风力;地高,更是让败叶杂碎不易在面前落定聚集。

在家里,睡床是不能缺的,是家中的家;在外面,只要有了这一张笼罩一切零乱的大垫子,上面就是我们整个家。可以将所有携带着的东西,茶杯、衣服、手袋哪怕是钱包手机或是项链钻戒,暂时都可以放心地搁这垫子上。

垫子是一种承托,安全可靠的。垫子是一种包容,畅怀接纳的。垫子是一种忠诚,完好收藏的。垫子是家的抽象。

我们俩脱了鞋坐在垫子上,就这样闲着,坐着,看着,哪怕袜子有个小洞,也是对真实生活的补允。

对面的半空里是一层层错落有致的樱花云层。那一份白,又纯又活的那种,在阳光照耀下大有“依依堂前柳,莹莹窗下雪”的意境。不管在股市里亏了多少,也不想生活中永远有的波折,就这样在心情里坐着。换一口气。就已足够。

这就是家的模样。家要靠自己打理,自己建设,觉得这样安下精神上的家,就有一种仪式感。还喜欢在这个“家”中野餐。我会不厌其烦地将小刀、抹布、杯子、热水、筷子、小碟甚至调料都悄悄带上,在蓝天白云之下,冲杯咖啡,开罐啤酒,嚼块咸鸡,咬口大饼,打开那盒香油葱茭白……再剖两个香梨,完美无缺的一顿中餐,让人会记忆久远。当然那烤得香香的、有点脆松有点葱味有点实在的大饼,除了是我的至爱之外,更是一种家的真实指代,因民以食为天么。再,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不喜欢什么蛋挞披萨,哪怕最好的西点,我即是不懂之以鼻,也只是觉得多至多不过就充饥而已。哪有我这心仪之食,来得亲切满足?

同样是吃顿饭,如果是处在这样的时空,就会觉得感觉新鲜,意义不凡,而且更有回味。不知这与我的那本新诗集书名《生活过成诗》,有点关联吗?

生活中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其实完全在你的手中。



浦江之夜(摄影) 刘滋伟

浦东记忆

潘阿虎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袁孝铭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眨眼,浦东开发开放已进入“而立之年”。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浦东却发生了惊人的历史巨变。一个曾经上海的“乡下头”,如今正成为外向型、多功能的现代化新城区。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而立之年”的浦东,有说不完的故事,有唱不尽的歌。作为一个“老开发”,作为“八百壮士”之一的我,浦东,我想对你说。

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潮深深地吸引了我。1993年2月,我从外滩市政府大楼来到刚挂牌不久的浦东新区城建局报到。当时真可谓是“一穷二白”,要啥没啥。办公地是暂借在即墨路上船厂高层中几套房子,他们原作为职工住房的一时成为热门的办公楼。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吃饭临时搭伙在当时的黄浦区中心医院(现在的东方医院)。后在文登路(现叫东方路)上亚洲皮鞋厂楼上借了两层简易办公楼。晚上加班睡在办公室地上,听得见天花板上老鼠窜来窜去的声音,怪吓人的。没有食堂,大家中午“打游击”,自找地方吃饭。交通工具也没有,后向金陵无线电厂借了两辆红色夏利车,成为局的“公务车”。尽管这样,大家仍怀着开发开放的满腔热情,白天黑夜连轴转。那时是,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浦东开发,城建是排头兵,基础设施先行,当年就打响了

“七路会战”,拉开了十大工程建设的序幕。当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创业的激情始终鼓舞着我们向前冲。浦东勇立潮头,争创第一,攀登高峰,不断实现新跨越。浦东人用智慧、汗水和力量创造了无数第一。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在陆家嘴诞生,如今,这里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中外金融机构云集,成为中国的“华尔街”。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在外高桥诞生。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直至中国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四级跳”,不断跳出发展的新天地,不断创造发展的新奇迹。我们城建系统改革新招迭出,开风气之先。中国的建设招标投标制度从浦东诞生;规划绿线的概念由浦东最早提出;中国第一条“共同沟”(现在叫共管廊)诞生在浦东的张杨路;道路的综合养护从浦东发端……一项项改革,无不彰显了浦东人的巨大勇气和魅力,无不凝聚了浦东的大智慧。

“面向世界,站在地球仪旁思考”。这是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的一句名言。浦东人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干的。浦东小陆家嘴地区是寸金之地,风水宝地,如何把这块宝地规划好、建设好是一篇大文章。正像英国的罗杰斯先生所说:它像一块好的料子,下剪刀前一定要设计好,否则,剪坏了,哪怕你再去补一颗金纽扣,也不能换回了。从1992年开

始,浦东面向世界,开展了小陆家嘴规划“大赛”。历时三年,陆家嘴中心区规划集国际智慧而诞生。如今的陆家嘴已成为上海现代万国建筑博览,世界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都留下了他们的杰作。金茂大厦、国际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三足鼎立”,成为上海的靓丽地标。小陆家嘴可与世界上任何地区媲美。

浦东也成为人才成长的摇篮。经过浦东开发的洗礼,视野开阔了,能力提高了,一大批干部从浦东走向全国、走向全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

蓝天、碧水、绿树,令人向往的境界。高楼林立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志。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才是人类不息追求的目标。

浦东开发伊始,就把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新城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奉献了智慧、汗水和力量。

“而立之年”的浦东,有“浦东速度”——磁悬浮风驰电掣、一往无前;有“浦东高度”——上海中心已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楼,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度。浦东离世界愈来愈近;浦东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日益加强;浦东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热点。

浦东开发开放永远在路上。“而立之年”的浦东,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向着明天奔跑。

诗画之境

喻 军

王维,字摩诘。唐开元十九年(731年),他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后官至尚书右丞,故又称“王右丞”。《旧唐书》谓其“有俊才,博学多艺”。

摩诘诗,若山间之流水,天上之行云,全无滞碍相,非心境圆融,必不能如此通达。接下来,我们会列举他的一些名句,作简要的解读。比如:“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语言明白晓畅,仿佛脱口而出,其实大朴不雕,自有一股清绝尘寰之气;比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虽一读便知其意,且十分富有画面感,但那种绵邈无尽的象外之意,欲探其究竟,则须会心。再比如“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大壑连峰转,群山入户登”,词语不假修饰,也无所修饰,却深得化机,常被后世引为山水画题和书法取材。其心性情怀,可谓蕴涵其中,温厚深长。还有“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一种空寂深幽、水流花开的意境,跃然纸上。

摩诘的神韵,出自灵根,亦有慧命的加持。董香光认为:“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正合此理。王维是减法大师,是惜墨如金的圣手,常以三言两语,就浓缩了千言万语,是言简意深、“无意于佳乃佳”的那种炉火纯青。他的诗句,往往看似漫不经心,随口那么一说,却干净利落,高度概括,无不通透传神。读他的诗,时感清秀而馨,浅白而深,平缓而奇,淡古而浓。一切不合诗境而略显繁缛的笔墨,一概剔除,毫不足惜。这样的删繁就简之功,恰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十足的功力和火候,断难企及。艺术创作中,以“少少许”胜“多许多”的现象,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倪云林、八大山人等,都是计白当黑、不事铺陈的超一流简笔高手。于王维的诗而言,去芜存菁,淡古其心,既属文藻和才思的升华,也达致空灵朴茂之境。

摩诘的诗美学,是文学、禅学、画学和心性之学,实现了对日常生活(即图像世界)的超越,博综各种艺术门类而浑然贯通。

自古文人的心境中,总有一袭青衫,可醉高风、可抒胸襟的那几竿竹影的摇曳,王维概莫能外。他吟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可见浓浓的竹子情结。司空图曾有诗赞:“闭门唯有雪,看竹永无人”;元好问亦有“古来画竹尊右丞,东坡敛袂不敢评”的高评。竹之于摩诘,可比菊之于陶潜,梅之于林逋,莲之于周敦颐,是摩诘懿美高洁、胸次廓廓、辘轳闲旷的流露,正所谓渊奥之竹,乃君子之风;七贤之竹,乃高逸之节。

王维的诗风,和“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可谓一脉相通。他19岁写的《桃源行》,表达的正是这样礼敬和神往之情。后王维多次引用陶渊明诗中意象作诗,甚而见贤思齐,在精神风骨上直追陶渊明,比如:“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瓢饮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等。清人沈德潜谓王维得其(陶渊明)清腴;《苕溪渔隐诗话》谓王维学陶渊明“得其自然”,应该讲都点中了要害。但话说回来,王维隐居辋川的田园生活显然要比陶渊明归隐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困迟、安逸得多。陶渊明不惑之年出任彭泽县令,仅80天即辞官返乡,起初如出樊笼,十分快意,所以写下了不少描述和赞美田园风光的诗篇,后来却备尝养家的困苦,常有忧生之嗟:“贫富贵贱交,道胜无戚言”,甚至在《自祭文》中,流露出“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样的颓丧之语;而王维的归隐生活则相对富足,他是辋川庄园(是从宋之问手买下的别墅)的主人,根本不愁生计,展现在他眼前的山水田园风光,当然别有一番怡然自得:“新晴原野旷,积木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野望》),还有“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等,可以看出,王维在诗中构筑的,仍然是桃花源般不食人间烟火出世意境。这是他的诗风,是他独特的遭际、精神的向度和生命的感悟所凝结而成的艺术结晶,我想,后人断不会责怪王维的田园诗中怎么没有反映农民生活的苦寒这方面的内容。我以为王维的田园逸乐、山水情怀,是以一颗仁爱心观世,是隐士高古之风的精神传承。其实,他是经历过社会动荡和人生苦难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还差点送了命。隐居辋川的20年,追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随山将万转,趣途百十里”这样的恬淡自适,完全可以视之为觉悟人生和自性清净的体现,当然也和他的佛学修养密切相关。故唐朝大诗人中,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尊为“诗圣”,李贺、李商隐、孟郊、贾岛分别被列为“诗鬼”“诗才”“诗囚”和“诗奴”,王维呢?则被誉为“诗佛”。

王维的诗境俱是画境,毕竟,他作为文人画宗,是以诗笔作画,亦以画笔作诗,诗和画,在王维那里显得如此浑然一体。苏轼说王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正是此理。其实,诗画初无二道,“画者,乃天地无声之诗;诗者,乃天地无色之画”。正因为王维的“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还有他精于绘画,把构图、色彩、疏密和虚实等要素融入诗中,以及他的儒道皆通、资质禀赋和渊穆大雅,使得他在中国绘画史和文学史上,浑然大成,成为皆居绝顶的人物。也使得我们今天,在时隔1300多年之后,每每品读其作,还能生出飘然出尘、游思缥缈之感。